

朱子語類

真英 老莊  
釋

口 13  
2939  
41



口 13  
號 2939  
41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五

老子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  
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  
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  
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

不復便不肯做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  
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銘曰

吾子

去五味均平藏



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  
每如此非特載管輅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  
宇宙揮斤八極神氣不度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  
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  
幻語老子則初為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全  
一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  
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憫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闢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  
謂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  
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箇曰  
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擯殺高祖入

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  
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關地又只教四老人出  
來定之音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  
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  
所謂因著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  
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書凡事只是包  
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  
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  
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

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救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個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太緊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個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

贊李說得好痛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事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个理之外不好聲不好

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个倫中只是箇無見

識底好人淳義剛下條見論語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踈曠方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夫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几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厚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踈踏了以為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坊

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林

其書亦不相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

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方故孟子力排

義剛之夔孫同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也

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

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

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

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

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持此也如莊子

書中說施御析之徒與夫擊白異同之論歷舉其說是甚  
厭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  
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帶夜行技明要  
到如入上樹口啣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  
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  
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  
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淡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

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官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此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木秀才他事事識得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所將去更無此礙且無一句不着落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只是斂斂手齊脚去做他却將他窠窟翻下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又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鄭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

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鴟舌之人非先主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入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聖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杏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君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左突出來皆不可曉賀孫曰前廣錄一條是問同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棄刑政之所

吾頃

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誠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活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  
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  
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  
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皆非老子之  
意學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學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  
好高而少事實學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

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無下工夫  
列在木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  
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  
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答為一體處可恠故孟  
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抑列  
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  
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元  
人捨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

法先生曰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箇在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在老蔡云無以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

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以將虛無自做一向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知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卑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



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  
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  
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從罅縫四旁處  
去如字寫在上面不著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  
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  
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  
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  
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  
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  
家心下不審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  
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  
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籠豪也不似

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  
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太段弱讀來却窄頓是做孔叢  
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  
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  
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  
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蔡姪  
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裏也得也有許  
多說話做裏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  
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  
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  
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  
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

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駁處，都是其學。後來添入蔡。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就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

漢以來，米賊張陵為寇，謙之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縻不足稽矣。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受點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與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統輻轂而言，與下文尸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金柄上木管子，衆骨所奮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金柄，而闢闔不止。車之轂

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箇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為玄牝。曰：谷，虛也。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苗。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樓謂之牝，鑲則謂之牝，鑲管便是牝。鑲鑿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若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

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高門戶都錯了。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馬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然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高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方子。

沈荏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竅，竅之義如何。曰：微是那邊微，如邊界相似。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壞看來也。

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急地莊仲曰却  
 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  
 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  
 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  
 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  
 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  
 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窅窅地處  
 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  
 理會此章不得義剛

張以道問載管魄與抱二能無離中之義曰魄是一魂是  
 二一是水二是火一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剛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

專上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  
 是剛這氣便粗了個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  
 思慮之心這氣便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  
 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  
 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谷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  
 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  
 常見書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  
 占便宜底人雖未必有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  
 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他取不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  
 曉關之戰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

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  
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掌子房開時不做聲氣  
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  
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非也  
在子比老子便不同在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雁列  
子比在子又較細膩問德風之說亦寓詩否曰然個

古之為善士章第十五

其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  
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若客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太抵如此只是  
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  
乏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

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太奇耳故後來如宋齊  
兵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  
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揀便宜底先占  
了若這柔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德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  
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  
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問疑有兩箇老聃橫

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實為在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既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共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詳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入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巳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

殺人也不鄙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廣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三生三便是無理會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義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何本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放斂不要放出

仁友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是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

李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個

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各嗇之嗇它說話只要少用此字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植

因論庖子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力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個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善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愚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個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滂樂而勸是莊子這教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祭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其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參同契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節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  
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  
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偏  
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  
參同中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  
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  
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訛頭  
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剛義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  
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  
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  
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

子卯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  
為之讀得亦不在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令人所能解  
以故皆為久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聚彬  
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  
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  
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  
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  
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  
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好及得  
觀之不然乃彙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個卓錄云  
火坎離皆一樣是精氣參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鉛  
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  
以神運之耳云云千周今聚彬彬用之萬遍斯可觀鬼  
神符告予神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

云二用無文位周流遍六虛言二用雖无文位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身之精氣常周流乎人之一身而無定所也又云往來無定所上无常居亦此意也世有龍虎經或以為在參同契之先嘗見李處說好及觀之不然蓋是曝十括參同契為之如說二用六虛處彼不知為周易之二用六虛盡錯解了遂分說云有六樣虛盡是亂說參同契文章極好念得亦不其中心云武若不告人絕聖道罪誅言之蓋竹島又恐漏泄不机之意故但為重覆反復之語令人細讀之自曉其法皆在其中多不曉

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太察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人

###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

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者待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因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

長孺說脩養般連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得得法時便投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俱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為是其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撼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強總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好現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道劫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

陰符經

陰符經恐是唐李全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有做有解文字有可認道夫曰何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疎道夫

問仁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池本作因問仁主簿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精無許多崢嶸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康其詩章多是空合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本須細考可也作有到有不可一槩定橫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池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數稱率神而易言精氣為物游從天神者別宜歸鬼而從地云云竟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竟氣升於天體魄歸于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問仁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問陰符經無其語道夫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揆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陰符經

問陰符經三友晝夜是如何曰三友如學而時習之是貫  
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及是反反覆覆節  
三友晝夜之說如脩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  
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  
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拾成箇巫祝專只理會  
厭穰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孫贊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  
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  
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大必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此義

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  
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大必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  
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  
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  
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  
之徒欲做其所為遂尊老子為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  
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大上道君  
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  
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  
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

上帝之上或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  
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  
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  
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備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謔名俛尸了但  
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  
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武也  
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  
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  
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  
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  
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

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義剛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呂

與叔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於於亦能此

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學可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

處少間劍化作白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

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

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語類卷百廿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錄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

釋氏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在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呢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知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輸真大抵語可笑

大雅以十論釋氏亦出楊墨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歎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規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關老氏不知但關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入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

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時幸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誦誕昔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此處更牽佛經語與列子語相類處當考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德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說及史多說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

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淳○以下論釋

老子說他一個道理，甚縝密。老子之沒有，列子亦未甚。至  
大段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  
列子中說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  
列子後有莊子，莊子模倣列子，殊無道理。為他是戰國  
時人，便有縱橫氣象。其文大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  
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  
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  
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  
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一箇空處，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

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  
會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  
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  
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  
至礫，殊可笑也。人說孟子只闢揚墨，不闢老氏，却不知  
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為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  
便是楊氏為我之學。又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  
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  
子張學于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  
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更可得而推行之。如除擢官，  
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  
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



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  
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  
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  
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  
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  
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  
是齊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  
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  
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  
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  
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

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  
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  
字言語之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  
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  
教民厚典庸禮之太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  
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閔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  
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  
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  
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  
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間  
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

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  
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  
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  
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起  
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  
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卸裡甚處便是其  
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  
既甚遠廢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  
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  
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  
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伏書  
其支離篇章成誦此  
不能盡記○謨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  
有處既不緣根無所著及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  
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  
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焉  
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  
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  
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  
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  
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語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  
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  
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其嘗謂其徒曰  
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

二破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甌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  
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  
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  
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  
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  
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一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  
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  
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何  
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常見畫底諸祖師其人  
物皆雄偉故果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  
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

廣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  
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闡開在天地間後來佛氏  
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  
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知此世間惑人之物不  
特於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  
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它惑謙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  
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  
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拱壽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  
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

語類

卷一百廿六

六

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  
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  
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格。以下雜論釋老同異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為無老之說為空空與無不同如  
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  
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  
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  
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  
却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道不曾掛著一條  
絲賀孫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  
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

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柄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  
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  
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  
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  
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煮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  
世故而盡欲空了半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閑機巧便盡天  
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等數刑名多本  
於老氏之意端蒙  
老氏只是要長生却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

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而自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寓處其無情義然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大雅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

但是它都只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如此要何用南升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可李

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大雅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揚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

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摸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皆

有言在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在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釋老戒綱常

或問佛與在老不同處曰在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方子錄云正卿問莊子與佛佛絕滅盡佛是人倫滅盡所以不盡曰莊子絕滅不盡到禪家義理都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李蒙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賀孫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克少者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夔孫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真是虛真是寂無處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皆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

擊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此不麝不卵不殺  
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  
身施虎此是何理章

其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  
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  
底着他底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  
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節○以下儒  
釋之辨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德明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柄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  
不理會節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

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  
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  
已分若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可字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  
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  
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  
無水相似它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  
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  
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  
此字所以不到極處也南升

吾以心與理為二彼以心與理為三亦非固欲如此乃是

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謂齊格物也植。或錄云近世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念理却與釋氏同病不可不察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其觀之真似冰炭方子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方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節

先生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

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筆節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大雅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它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



不識了便透說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  
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  
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着且如入心須是其中自  
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  
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  
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管子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  
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  
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  
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業  
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築點底又撰出這一話

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  
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  
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  
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  
人底物事若舍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  
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  
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  
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  
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 賀孫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周又曰撲地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者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瓜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備

佛者云置之<sub>一</sub>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sub>一</sub>用<sub>心</sub>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

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廣。士。我。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釋老之書極有高效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

方煞誤人道夫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生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它求季札言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曰便是其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

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  
他所學非所學在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  
其次第如今學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  
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  
以紛紛擾擾終於無所歸止論釋氏工夫  
問釋氏入定道家教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  
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畫之所為曰吾儒  
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  
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欄截曰釋氏只是勿視  
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李通因曰世上事便要入做  
只管似宅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

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  
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  
又不及餘

問昔有二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  
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  
關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  
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申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  
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  
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  
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此說話極好笑亦  
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為初  
發心菩薩他所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

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自而語？友仁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卿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動方。

徐子融有枯稿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會識得這理，一節便認。

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可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間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龐樾爾個間，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

本築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  
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  
空著一物不得問○以下論釋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  
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  
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  
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  
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  
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  
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  
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

「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友仁  
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久也只  
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  
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如出門使民  
也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本賓如承本  
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仁字○節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  
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  
所不當為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耍理會  
坐之理當如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  
氏無理節

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念動，不得不動，念靜不得不靜。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入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主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

禪家又有偈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作用時性在甚處？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

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

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  
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  
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  
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  
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  
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隆  
衰兼發，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  
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  
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  
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  
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  
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誠盡人物  
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道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  
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遠，皆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  
至神鬼神仙人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  
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講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  
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  
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昨夜說作片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  
此，他却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

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愈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即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他只說四端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

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久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守得這箇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是害了那惻隱之性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此字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雜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  
佛家作用引屬賓王問某問他初說空今却如此曰既無



理亦只是無聽亦此不聽亦此然只是認得第二箇然他後來又不如說傳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卒走此不得曰然可學

問儒釋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為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為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從他徑處入然後却歸此曰若要從徑入是猶從近習求言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

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方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

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

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

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

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頔在傳燈錄為法嗣可見曰然大雅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亦有添入者且如西夫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

是後人增加如揚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下論佛不可學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柳宗元六祖登釋孔子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及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太抵只是

要鷗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此佛記不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經云到末劫人皆小生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可學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方子錄他底四大即

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  
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際理  
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可學

華嚴合論精密 闕祖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  
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  
它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論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  
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  
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  
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  
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  
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淨

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  
謂教過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餘淨  
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  
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  
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  
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個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意不知了翁諸人何  
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  
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太本不立故偏了  
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波淫邪道蓋波者是它合下  
見得偏儒者之道太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  
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波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

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濶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深辭知其所陷邪若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知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談談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偏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委先生笑曰前白童輩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

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和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道夫

因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蕪蕭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也義剛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

想亦感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取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平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多為巫若巫為崇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閑祖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絕之子說其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伯紀子名續讀書甚博必大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

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剛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句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相樹木之類只是胡鵲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禪亦是蹉了躐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哀任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不渠雖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太覺中之類昔白了老專教人坐禪泉

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果在天童了老乃丁  
何師尊禮拜某遂與之同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  
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果善甚喜子辭  
及南歸貽書責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果文  
字去正邪論與子韶書亦節却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蕭  
四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  
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  
只是能握不取床席耳別無它說可學。以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  
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  
處便是悟太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  
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

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  
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某佛白之徒自是氣魄大  
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尚之闕祖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  
不是只中內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  
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寂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  
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  
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祖道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  
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  
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  
都間斷相接不着間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

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  
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  
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  
甚好矣曰它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  
義何嘗夢見其後果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  
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備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  
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  
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  
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  
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璘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睥面益背  
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  
抵只論說不論行昔白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  
家話果於開喜并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會禪實學會  
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  
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  
數人可嘆可嘆先生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堅立  
釋氏洎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人不濟事禪將作何  
用振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  
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天然却是法門也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童百主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先如何勝曰不問渠法門事自是大管人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弟陳魏公迴途過雪峯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鷓過及至接入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繞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木王會打供想見宗泉也是如此又問人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消削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可學雜論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氣火風如云

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德明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便也是見得這魂魄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効驗底說話看他畫毗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道夫



佛家不恰將才作緣習是說宿緣可學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如以身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真慈淳義

剛同

甘言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為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埋耶時舉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可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卒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個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方子

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淳

問說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可字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它我却受它年陰它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

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  
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  
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  
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  
說形瀆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  
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  
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  
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  
聖人精氣為物游竟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  
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變孫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  
成了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

存者亦不知孰為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  
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  
為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  
胎奪陰之說皆脫空可孝  
鄭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  
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  
不破只是硬恁地說  
或有言脩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脩却脩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  
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  
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  
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

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  
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  
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  
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  
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  
本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伯恭說  
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十本經乃  
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為簞鼓某問道家  
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  
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  
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  
使為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新

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  
時如鄭康成注三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入鬼  
始亂曰然可卒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  
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此寺之起自揚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  
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  
以令子令得一團光來自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  
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  
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  
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中則  
光中之佛亦裹頭中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后號菩

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入影如佛影耳哦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道謙言木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寧峰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其雖無人來亦不下山文蔚

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

子文未為因報之說云云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敬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賀孫○以下論釋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義剛問釋氏之夫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木本已非一是滅絕个倫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

立論人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玩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

國只是脩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弦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連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入，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

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肯力，誰

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下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必間自見得他底低備。以下論。士大夫好佛。問士大夫末年多弱于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此文章務行些故事為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為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壽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

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廣老氏見得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揚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果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丈為人無果決好佛又見不透又不能果決而退嘗見汪丈論揚大年好佛後來守不定汪丈甚不信云是蘇子由記此恐未必是升南

老氏然清高佛氏乃為通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木人  
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  
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呆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  
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呆老與湯張皆好又云呆老  
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南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寢嗾龍獨何智出入人  
鬼間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  
入其間不以為恥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  
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姪璘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  
論學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方  
問近世王白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許異常曰既

如此何故卓脫曰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  
得此乃佛氏最以為下者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此為不足貴可學  
因說某人棄家為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  
無人奉養先生矍矍曰奈何棄入倫滅天理至此某曰  
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  
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學  
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材子方力責乏人之  
卑陋乃如此海  
先生說世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體多  
康健以為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者運用  
血氣所以安也過  
夷狄之教入于中國非特人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

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尚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必大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知宋

景文公捉得正賊此見李蔚傳贊論華人增加處佛書分明是中國

人附益問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助之曰亦

不全如此却是人佐祐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

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磨來

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

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可學以下關佛問胡僧不能害傳矣只是邪不能正否曰是他心不動

劫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關得極善見行狀它只要理會

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

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

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

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

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劫其說傳矣亦嘗如此說論佛只

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它謾更不省恁試將法

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

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授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

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往世羅

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成一



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  
繆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  
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  
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  
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  
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  
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  
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  
故意攤賊耳留

因論釋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  
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  
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

分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  
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  
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棄  
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時魏才仲  
侍側問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  
如入食物欲知其為味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鳥喙  
知此物之為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使認下他日卒  
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  
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  
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  
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極救也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

也閑社

伊川謂所執者出禪學之下此說甚好謂改之者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傲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佛以空為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者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揚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揚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蜀本作去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

老示及其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有文集別本四字有跋此帖者蜀本作乃僧與潘子真潘淳乃只帖蜀本云其所以載於山谷集者以山谷川其非與伊明矣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義剛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令人省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辯甚也振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丁

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有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必大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終

